

引子

西安市。繁华的东大街。

外文书店旁一个书摊上，摆着、挂着的各种书刊、杂志，组成了一个彩色的空间，一个包罗中国、世界乃至宇宙的立体。在这不大的空间里，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敏锐目光，看着自己身后的人世。一位足蹬马靴、手执长剑的侠女，凌空跃起刺向仇敌。克塞号飞船正紧急出动，推进器卷起一股尘烟。一丝不挂，长发从酥胸掠过的美女向路人媚笑……



钟楼个体书摊上的杂志

类似这样的书摊，整个西安不下五百处。

这些书摊，出售的是印销量大、时尚性强、内容轻型化的所谓现代畅销书。

浏览一下书名，便可以给这些读物大致分类。《无忧房事》、《销魂旅店》、《乳房的罪恶》、《走向淫窟的少妇》、《黄色大淫乱》、《欲海横流》、《十大妓女淫乱史》等准黄色读物占了主流；《海南纪实》、《毛泽东轶事》、《刘少奇的悲剧》、《康生外传》、《江青野史》、《女秘书去毛家湾》、《侠女斗色魔》、《青灵女侠》等一些政治秘闻书籍和武侠小说也不少见；还有《黑猫警长》、《姓名与人生》等儿童读物及占卜算卦之类亦在书丛中夹杂出现。

这诸多的图书、刊物是从哪里流进的呢？我们寻迹走访了——

书市

解放路。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行人。

东六路口。小吃店、烧鸡摊、水果摊主的叫卖声不绝于耳。沿着向里延伸的街道走，一张张带有刺激、挑逗性的广告，一本本袒胸露怀，富有诱惑性的杂志立即映入眼帘。这里，是西安市比较集中的书刊批发市场。

买主们推着自行车、三轮车，拎着蛇皮袋，忙碌地穿梭于各店铺之间，有选择地购进所需要的图书。

一家书店，摆在桌上的二十多种杂志令人目不暇接。几个顾客在挑选《卖淫女郎》、《艳女凶魔》等书刊，店主麻利地开票、收款、捆书、交货。5本、10本、20本……一个接一个，买卖双方配合默契，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。来这里的大多是熟客，知道行情（回扣20%），因此，没有讨价还价现象。

“这样下来，一天营业额很可观吧？”我们问道。

“不行，现在是淡季。旺季时两千元不成问题。”店主狡黠地说。

街道深处的另一家书店。生意清冷。顺着书架望去，上面陈列着《成才与发财》、《蓝精灵》、《恐龙特急克塞号》等书籍。

这条不足千米长的街上，有大小18家书刊批发店，门面清冷的仅有4家。这几

家经销的大都是儿童读物、社科书、古典文学等一类书籍，少人问津。

与此相反的是，经销准黄色图书、刊物的一些书店却热闹非凡。那些五花八门的图书杂志，铜板纸封面、标题惹人注目，利也高出其它书籍。因此，这里多数书店都经销此类刊物。

据对一家中等规模书店的统计，准黄色书刊、武侠小说、政界名人轶闻、占卜人生相学书籍所属种类的比例分别是56：34：13：5。

这些形形色色的书刊，渊源何处呢？翻开一看，就可查出——

源头

它们均有名正言顺的出处。《贪恋男性的淫女》是遵义文学编辑部出版。这本

杂志的顾问，还挂着一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家叶辛的大名；《爱情的试验》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。

这些正而八经的出版单位怎会生出如此“不肖子孙”呢？

“现在承包的出版社、书店都有组稿权”。一位书店老板透出了秘密。

在经济体制不完善，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，出版印刷行业秩序混乱，一些人在钻发行双轨制的空子。他们不是以一种现代商业文明的心态来看待现代畅销书的出版，而是抱着一种小生产者、小经营者的投机心理，企图侥幸致胜，以此发一笔大财。

出版社——我省一位作家，写了部20万字的小书，出版社认为不错，决定出书。为了增加发行量，吸引读者，希望作者加添一些“够刺激”的描写。作者增加了千余“刺激”文字。在征订启事中，还特意写明：书内有什么什么云云，以招徕读者。

批发商——有的批发商与个别出版社和非法出版商暗中勾结，以“协作出版”为



名，向出版社买书号、刊号，自己出书、出刊、定价。

通俗文学选刊杂志出版社出版，《陕西印刷厂》印刷的《十姊妹性犯罪纪实》杂志，只有百十页，赫然标价二元九角。经调查，陕西根本没有这个印刷厂。这当中有多少厚利可图，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尝到甘味。

二道批发商——他们也有自己的网

络。这些商販与外省市出版商保持着“热线联系”，形成许多四通八达的流通渠道，市面上什么书热销就进什么书。可以说，从早些时候的“金庸热”“琼瑶热”到最近的“性学热”“人体艺术热”“文革热”，这些人起到了加火升温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严格对这些图书贩子下定义是不容易的。他们补充了国营图书发行渠道的不足，在信息发行、流通、批发价格等方面均比国营书店灵活，新书半月左右就可与读者见面。但在金钱面前，图书贩子们又有着统一的信念。我们看到的几份征订启事都这样写道：

“编织袋包装，火车快件发货，带款提书，现款现货，邮寄一律挂号，见款即发，不办托收，欢迎邮汇、电汇。”

不难看出，他们是让货币在迅速周转中增殖。还真有些经济头脑呢！

然而图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，同样具有使用价值（表现在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使用过程之中）。图书贩子们在攫取商品价值的同时，将相当大的一批“精神鸦片”由“二传手”、“三传手”们输送给了——

读者

在东六路口第二家书店，一群个体书贩围着翻看一本《淫之乱》杂志。

“前几天，我从这里进了几本，卖得很快，所以再进些。”一位户县的青年个体摊主说。

“看这类书的大多是30岁左右的青年人。也有学生娃来看的，不过我都要他们走。”

“都是无聊时的消遣”。

“现在说不上兴什么书，一阵儿一个热，我们只好根据卖的情况来决定进哪些书，隔两天来一趟批发市场。”

“前一阵子，我进了2000本《姓名与人生》，一星期就卖完了。”

“前一段，《海南纪实》、《新观察》卖得最快，价格上升到5元一本还抢着买。”

“南郊文艺路的书摊，知识书籍多些。西郊工业区，书的种类就杂。这不，我进了一套《情人箭》，年纪大点的人爱看这种武打书。”

书贩们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解释着。

解放商场门口的书摊旁。一位老者在光顾着一本《康生外

传》，三个青年人在翻着《十大妓女淫乱史》一边翻，一边窃笑。

在一些很时尚的租书房，《猎人日记》、《静静的顿河》、《聊斋》等名著被挤死在书架的一隅，蒙上了一层薄灰；而那些带有“情”“色”“淫”“妓”的准黄色刊物，虽然用牛皮纸包了皮，但仍“满园×关不住”，还是被翻得发了黑、卷了边。光顾“准黄色”读物的以青年人，特别是以文化层次不高的青年人居多，也有不少高中学生。据书贩反映这类读者，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书的题目、封面及个别细节的描写，至于文章的主题、情节等则极少问津。

还有另外一群读者，听说某本书要查禁了，赶快买几本放着。翻一翻书的内容，估计这本书在市面上呆不了多久，也买几本。许多政治类（这个分类也许不太准确）书，如《山坳上的中国》、《首脑论》、《球籍——一个世纪性的抉择》、《沉默的中国人》、《自由备忘录》、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》等，就是在这种逆反心态下形成的热销风潮的。

“干吗买这么多？”

在西安市南大街二轻展销中心旁，我们问一位戴秀郎眼镜，手捧三四本此类书籍的中年男子。

“现在不买，恐怕今后再也见不到了。”

这种种现象，一切的一切，应该引起我们——

沉思

人们的个人文化心态和读书指向是社会、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曲折反映。

迷恋那格调低下的色情和暴力文学，是一些人的阴暗、变态和畸形的社会心理宣泄，是一种前工

业社会时期的落后意识的沉淀。在人类现代文明进程中，倘若沉溺于这种落后的社会心态中，将会使整个民族精神下跌。它对整个社会肌体的损害，也许在若干年后，要在正在读书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才真正能暴露出来，眼下仅仅是初露端倪而已。

善良的人们啊，你们感觉到了没有？

（摄影 柳青）



这个中年汉子正全神贯注翻阅一本卜卦书。买与不买，尚未下决心。

国家银质奖

如意电视机 RUYI TV

国营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长：马新



厂址：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

电话：4456 4467 电挂：2330